

“梅姨”刷屏：一场永不言弃的寻亲路

历经26小时36分奔波后，42岁的申军良乘列车回到济南。

这是他今年第6趟从广州归来。拉杆箱里装了几百份寻人启事，其一是他儿子申聪，其二是“梅姨”，两张都是模拟画像。漫漫15年寻子路，他负债近50万。

连续几天，神秘“梅姨”全网刷屏后，数不清的电话打进来，令他的情绪起伏不定。

2005年1月一周岁的儿子申聪被抢走，彻底改变了申军良的人生轨迹。虽然他又生了两子，但寻找长子已经成为支撑他生活的信念。“梅姨”的意外刷屏，令他重燃希望。 郑报全媒体记者 石闯 文/图 发自济南



127个未接电话

11月19日早6点多，天色微微亮，在济南北郊的一间破旧出租屋里，早早起床的于晓莉准备一家早餐，两个儿子一个14岁，一个12岁，还在睡梦中。切菜声惊醒了躺在沙发上睡觉的申军良，他睁开惺忪睡眼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和多日未见的妻子打了声招呼。

1977年出生的申家良是周口淮阳普通农民。4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二。1995年，在淮阳县一高念高二的他放弃了学业，自此开始四处打工。1997年去广州，2002年回乡结了婚。

11月18日，对他来说是颇为兴奋又颇为沮丧的一天。一大早，人贩子“梅姨”画像就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了。在广州回济南的列车上，他兴奋地对律师说，在人海里揪出“梅姨”为期不远了。

其实，这张电脑合成的

彩色画像正是他最早在自己的微博、抖音、快手等社交平台发布的。11月9日，他从山东退休警察林宇辉手里拿到了画像，激动不已。他没想到，“梅姨”画像被一家名为CCSER的儿童失踪预警平台加工后，呈现“霸屏”之势。

当天上午11点，@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称，“梅姨”是否存在，长相如何，暂无其他证据印证。广东省公安厅未邀请专家对“梅姨”二次画像，广东警方仍在积极开展寻找其余7名儿童下落。

消息一出，迅速引爆舆论场，也将申军良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“到底有没有‘梅姨’这个人？是不是在利用大家的善心？各种声音都来了。”申军良的手机瞬间被打爆，或关心或好奇或质疑或辱骂，“昨天的电话太多了，查了一下，还有127个未接电话。”

白天入室抢子

大儿子申聪被抢，对这个普通的家庭来说，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疼痛。“马上15年了，孩子长成什么样了？过得还好吗？”

申军良回忆，2004年9月，他到了广东省增城市（现广州市增城区）一家玩具厂任管理岗位，2005年1月4日，对他们家来说，是一个噩梦。那天是星期二，申军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。怀孕4个月的妻子于晓莉在家照顾申聪。

当天上午10点多，于晓莉正在厨房时，门突然被打开，她正想回头看时被人从后面用手捂住嘴巴，在她眼睛上涂了辣椒水，令她视力瞬间模糊了。此后，另一名男子说，“封住嘴巴，捆起来”。她的嘴巴和双手被人用透明胶布缠了好几圈，头上也被套了塑料袋。

“儿子正在睡觉，响动声让他哭了一声。”于晓莉说，然后两名男子出去了。前后也就短短的几分钟，等她挣扎着将胶布、塑料袋移开跑进卧室时发现儿子不见了。她追了出去，一路大喊“聪

聪，聪聪……”小卖铺的老板赶紧帮她报了警。

申军良说，他们租住的房子共四层，是新盖的，有10个房间。“我们住305，只有310号房没有住人。在我们入住两个月后，斜对面的308号房才有人住，是贵州人。”而孩子被抢后，给他妻子造成极大打击，造成精神失常，2016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。

“孩子被抢后，我一天班都没上了。”申军良说后来只得辞职。他先后印制了上万份寻人启事，每天抱着大堆的印刷品，在大街小巷里寻找孩子。

由于城市太大，又没有方向，“每逢走在十字路口，不知道往哪里走时，我就会用手机转方向，转到哪里就往哪里”。

2005年至2008年，4年时间里，他没有离开过广东。广州、珠海、深圳、东莞……他一条街一条街地寻找，只要有一丝线索，就马上动身去找。原本十几万元的积蓄逐渐花光，他只好不停地向亲朋好友借钱，已有近50万元债务。



寻子的申家良

神秘的“梅姨”

“茫茫人海，毕竟是大海捞针。”申军良说，在广东寻找了4年未果后，2009年春节，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赴济南生活，“那里有亲戚，年轻时生活过几年，也习惯了。”申军良说，这15年来，他从未找过一份正式工作，没钱了就去表哥的家具厂帮忙运货。

他也曾无数次地回增城寻找儿子。“当年租住的是沙庄街江龙大道68号，城市变化太快，物是人非。”他说，每次去就会莫名心酸，“泪水流干了，嗓子喊哑了，腿快跑断了，而我儿子聪聪依然没有一点音信。”

一路艰辛，一路奔波，终于等来了案件的转机。

2016年3月至6月，涉案嫌疑人张维平、周容平、陈寿碧、杨朝平、刘正洪先后落网。这5人均是贵州遵义市绥阳县清溪村人，周容平是张维平的表弟。1971年出生的张维平，于1999年和2010年，因拐卖儿童罪两次被判刑。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，2004年12月，周容平、陈寿碧夫妇在增城石滩镇沙庄街江龙大道68号的308房租住，和申军良、于晓莉夫妇是邻居，看到幼子后动了邪念。当月底，他

们退租。案发时，周容平、陈寿碧在楼下把风和接应，杨朝平、刘正洪携带透明胶、辣椒水等工具，闯进申军良的出租屋，将于晓莉捆绑、控制，强行抱走申聪。

孩子被贩卖到了哪里？面对家属多次追问，张维平供述，他给当地的“梅姨”打电话，他们一块到达了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。在紫金县车站附近的饭店里，完成了交易。“吃饭期间，人家问小孩怎么来的，骗他们说是我和女朋友生的。”那对夫妇给了张维平13000元，他和“梅姨”就走了。在路上，张维平给了“梅姨”1000元介绍费，回增城后，张对周容平说卖了10000元，给周9000元，自己赚了3000元。

2017年11月2日，张维平等拐卖儿童案在广州开庭。他还透露出8名儿童被拐卖到了紫金县。张维平交代，这9起拐卖儿童案，均通过一名被称为“梅姨”的中间人完成交易。据了解，“梅姨”65岁左右，身高1.5米，讲粤语，会讲客家话。

2017年6月，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开了“梅姨”的模拟画像，向社会悬赏征集线索。这是“梅姨”的第一版画像，然而，至今神秘的“梅姨”仍未归案。

防拐永不停歇

2018年12月28日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维平、周容平、杨朝平、刘正洪、陈寿碧拐卖儿童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，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张维平、周容平死刑；判处杨朝平、刘正洪无期徒刑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判处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等。

尽管人贩子得到了惩治，然而9名被拐儿童的下落，依然牵动着很多人的心，“梅姨”则成了关键人物。一直到今年11月，“梅姨案2名被拐儿童已认亲”引发了众多关注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在两名被拐儿童的家庭中，其中一人的生父已经自杀，生母已经改嫁。而在认亲后，两名被拐儿童目前都还选择留在养自己的家。这个消息也让“梅姨”再次成为热点话题。

“这个涉嫌拐卖人口的女人，隐藏得很深，和他同居了两年多的老汉从未见过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，也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，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。”61岁的林宇辉表示。他退休前是山东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高级工程师，累计画过8万多张头像画，破获重大案件300余起。2018年，他通过年龄模拟画像技术帮助成都一夫妇寻回失散24年的女儿。

2019年3月，林宇辉应广东警方邀请，赴广东调查后绘出了犯罪嫌疑人“梅姨”的第二版模拟画像，画了4个多小时。他说：“第三版彩色画像是根据此前所画‘梅姨’形象的素描，经电脑彩色合成后形成，后来将画像发给了家属，以便更好地识别。”林宇辉表示，“画成后，和‘梅姨’同居的老汉觉得相似度非常高了，才算完成了画像。”

对此，广东警方19日回应称，经张维平辨认，第二张画像与“梅姨”相似度不足50%，且与第一张画像差异较大。由于“梅姨”参与该系列案的线索属于张维平指认，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核查中。警方将继续积极开展寻找其余7名儿童下落。

“孩子对于家就是全世界，我能体会到骨肉分离之痛。”林宇辉退休后给自己定下了“双百计划”——为100个被拐儿童、100位革命烈士免费画像，申聪是被拐儿童的第一个。“我没想到，一张‘梅姨’画像产生巨大反响，形成了全民追凶现象，这恰恰证明了全社会对人贩子的痛恨和对正义的期待。”